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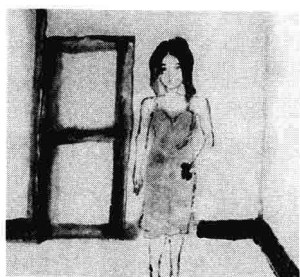
西风烈

愛情們

l o v e t h e m 王春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爱情们

王春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们 / 王春著. — 2版.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13-0761-1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5516号

爱情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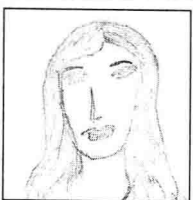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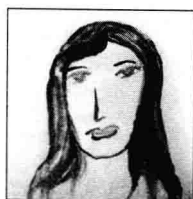
作 者	王 春
责任编辑	韩霁虹 党静媛 马凤霞
插 绘	王 春
装帧设计	钱克方工作室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4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4年12月第2版 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761-1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63332611

愛情們

l o v e t h e m



天下没有完美而顾全的方式。只有最适宜的最正确的。那么现在应该是吧。司朴这样认为。

壹

有关阿易的信息有时候是那么弱，仅仅一个声音传来，声音里陌生就很多，这种陌生是怎样产生的？认识这么久了，这么亲密了。可是陌生是扎扎实实在心里的，尤其是通过电话传递的声音，似乎那个人有点不真实的意思，全部的形状就是依靠在小小的握在手里的电话上，凉凉的，而不是穿透电话而来的一个人扑面的温度，这令人懊恼，感觉明明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明明是做了很多有温度的事情，反倒有时候在彼此的时空间很难嫁接上该有的渠道呢？在一起的时光像是一个个独立的盒子，不去打开盒子的时候，有一点虚幻的迹象。司朴本来前一秒的快乐情绪还在，接电话时的“喂”还是孩子气的可爱。突然在三句话后就控制不住这种莫名懊恼的情绪，或者是不是有点委屈的成分，或者甚至是自己太懂事，懂事的东西紧紧地捆着人的自然情绪，于是，过犹不及了。

心里这么多，其实语言上什么也没有表露，阿易在那边还笑。可是心里很多层次，在一瞬间颠覆。原因是什么呢？她也搞不清楚，她的日子有点唐荒，虽然不说，但每天等他的

电话，担心自己如果安排了什么事情，会不会耽误和阿易的约会。他很忙，所以司朴一直处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很少主动提议约会，都是等阿易闲下来给她电话。阿易因此也曾经怪嗔过她，说：你啊，主动性不够。那时候司朴还假装不假装地生气，说：你真没良心，我不是一味替你考虑，让你掌握着主动权。难道你要我但凡想你就给你打电话就约你，那样是觉得很热烈，热烈是有杀伤力的，不是不想打乱你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嘛。阿易看她认真嘟嘟，笑了，说：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啊，司朴心里说。我在心里杀伤自己，你知道不？直到见面才能痊愈。你也许很少遇到这么冷静的女人哦。呵呵，大家都不好再说什么，再说下去显得做作。他们都是成年人，讨论感情的方式方法孰对孰错显得就是很做作。

因为前两天病了，阿易去了外地，电话说水土不服，腹泻。她就没有告诉他她也病了，非常关切地让他一定去买藿香正气胶囊，告诉他这个药对于换水土引起的不适最有效。然后紧接着的两天，比平常密集地发了信息给他，问候并担忧着。

回来也没有见。阿易在外地的时候，那个晚上，司朴发了晚安的信息后，在后面还加了一句：真想过去陪你。

这句话带着强烈的冲动丝微的想象夜半的暧昧进入夜

空进入司朴的睡意。司朴一般不发这样的东西，她习惯于更隐讳的表达。忘了这个信息过去，阿易有没有给她答复，好像就真的是进入夜空了。回复不回复都没有关系，热情洋溢地回过来，那是孩子的恋爱游戏。司朴不在意这个，在意自己的瞬时感觉。

回来后也一直没见。回来后电话里她才说自己的身体，他很关心，提了一些建议，然后说：在忙，有空了就给你打。

司朴很乖地挂了电话，她很奇怪，她在他面前有“乖”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很舒服。她是痴迷一个在气场上能罩住她的人，让她有小女人的感觉，她一直缺少这个，让她在这个人身旁，大脑和四肢就变傻和变笨。这是不是女人的理想之一，是不是一种庸俗的理想？但往往庸俗里有贴心贴肺的幸福。

她于是就很乖地等他再来电话。

那个电话是在前天的早晨，那天下午晚上一直没有音信，第二天有一个信息，说在忙。然后就是今天这个让司朴突然心中难过的电话。

他在那边说：我看看吧，这两天见一下。

司朴就突然感觉难过，本来就该见了，还说看看。司朴声音中还是没有情绪上的线索，轻松着说：你先忙吧，忙完再说。

那边：明天中午吧，你身体不舒服，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他记着自己的不舒服，但怎么说着像说公事似的，一件安顿在他所有事情中的一件，只不过这一件显得私人一点。之前和之后一样干脆利落，没有拖泥带水的东西。是啊，我要怎样呢，这不是我要达到的吗？何必又心不甘。

明天再看，说不定你会有别的事情，反正实在没什么事了，我是排在最后。

我要打你了啊。他欢快地说。

司朴也奇怪自己怎么说出上面的话。她一向是一个理解别人而且从来都不在别人面前泛滥自己都看不上的那些低级情绪的人啊。

阿易也是因为她的很多与众不同才慢慢和她有了相爱的心思。阿易说：你这样的人，很难见到。

司朴很快挂了电话，挂的时候那边阿易说再见的声音还没有结束。司朴想更糟糕了，自己怎么这样。可是那个手指超乎理智的控制，果断地按断了电话。然后怔怔地坐在沙发上发愣，太不应该了，难道我在怪他吗？我有什么理由怪他呢？自己是想见了没有见到有点恼怒呢，还是什么东西在瘙痒着神经质的自尊？这个自尊关乎独立和有效控制，这两点都有点凌乱了。

司朴想也许是时间久了，自己总是在想念的时候见不到他，还要一直表示理解，泛起的冲动自己悄悄消化，然后他有

空了，自己立刻应约。情绪和行为一直在交错纠缠，背后是自己一个人傻兮兮地和自我内心的教育和斗争。这些说出来显得不纯正，既然这样就这样吧，既然感觉不对，就大刀阔斧地修正呗。踩在摇摇晃晃的吊桥上，算怎么回事！可是司朴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没办法和那些明朗简单的女人一样，获取明朗简单的方式。她过于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和支持，其实自己也不是那么地刀枪不入啊。往往在自觉的概念上已经达到，所以行为疲疲沓沓跟着走，总是会闹意见的嘛，慢慢地脚步才能够坚决和发自内心。

但自己从一开始就是知道这些的，而且阿易并没有说明什么，自己就自然调整成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一直大家都觉得舒适，阿易自然更是满意的。因为阿易的满意态度，像一面镜子折射着司朴的方式，司朴一直是要一种凌驾于世俗之上的情感方式的，这样很好。司朴从不多语，暗暗地有一种沉静，阿易既没有负担，又享受着快乐的相爱。司朴也觉得自己很快乐，又有一种快丢了的激情。激情对于司朴来说太重要了，司朴只要这个。

但今天怎么回事呢？她不知道是自己不能免俗地带着情绪，还是太要求完美。也许阿易根本就没有觉察，但他说话的方式今天怎么让她听着都觉得不适，最后他约明天的时候，要她确定，说：关键是关系到我明天中午的安排。

那么就是说司朴如果还推三阻四不能确定，可别耽误了

什么吧。如果你有空我们就定下来约，如果你没空我要早点安排别的。司朴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是他日程表里和别的东西区别不大的一个安排，都占用着时间，如果不行，立刻有别的顶上来。这样的安排让司朴感受不到男女之爱在这些之上的差别，本应该完全特别出来的。

司朴的情绪下滑，就听着很沮丧。一直绷得很合适的神经今天为什么垮塌？

司朴最近正是微微觉到他们之间有关约会的程式化，似乎有意识在每隔一个恰当的长度后就约一下，然后肯定下来几天是不见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了刻意。

见面当然是快乐的，要搂着，互相审视凝视一番，然后脱衣沐浴，上床缠绵。然后一人点一根烟，靠在床头，随意说说话，交流近日的所见所闻。时间充裕了，就睡一会儿，时间少了，大家就留恋一会儿，起身走掉。

司朴已经觉到一点微小的躲避，也许阿易也一样。他不再是说：见一下！而是说：见不见？

也许是强大的惯性轨道仍旧推着他们，谁都没法说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怎么就把当初改变了呢？他说：见不见？他把问题抛给她，她怎么来整理呢？

今天司朴怎么想都是伤感的，所以她决定，明天，阿易打电话来，她要轻描淡写地说：有事，就不见了。

打开电脑，直奔邮箱。这里是自己和阿易说话的一个秘

密地方，任何时候想说话，就来，或者是见面时不能应景的正式的什么语言，就放在这里。发出去，心里就舒适很多，像每天完成一件必须的事情，就像一个想吃的水果，咽下去，就舒服了。

阿易会隔几日看看，有时候说起，说：真好。有时候也没什么说的，但司朴知道他是喜爱她这些话的，是他在休息时，点上一根烟，独自一个人的优美时光，有一点幸福，有一点柔情，有一点心酸，还有一点私密的快乐。人对于隐秘的需要可能也是本质的吧，只属于自己，任何人不需要知道，但面对人群的时候，自然有一种淡淡的不一样的情绪，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平凡的景象。

有一段时间没发信件，他打开时一定会有一点失落，虽然表露这个有点小儿科，但司朴知道。

司朴一方面是疏泄自己的感情，人总要有个出口，不然不能随心所欲见面，总是有时刻熬不过去。写一段字，很奇怪，就容易平静。司朴也想让阿易打开信箱时看到新邮件那里有她活泼的名字，他叫她傻丫头。

这是在大家走到肌肤相亲之后不久，阿易搂着她，一个男人刚刚感受完年轻女人湿润芬芳的情欲，触电的感觉还袅腾在拥抱中，司朴不说话，脸上有点粉色的光芒，在暗暗的光线中闪烁着，大大的眼睛抬起来看着阿易，阿易低头捏了捏她的脸，说：傻丫头。然后又说：我以后就这么叫你。司朴悄

悄笑了笑，很开心于这个称呼，这是一个男人疼爱一个女人时自然会想到的称呼。而且，司朴知道，她虽然已经三十岁过了，但青春的气息一直没有离开，很多人都以为她大学毕业没几年。

信箱里发件人不是只写“傻丫头”，司朴会因为彼时彼境加上前缀或者后缀，诸如唯一之傻丫头、半夜的傻丫头、又是一个半夜的傻丫头、最傻丫头、傻丫头说早安等等。题目是新鲜的不一样的，内容却基本是模糊的不具体的，都是喃喃于一种想念中的回忆和咀嚼。

司朴打开写信的文本框，发了会儿愣，却不知写什么，不想把不好的情绪写过去。司朴很在意自己的处理方式和水平，与其说是想在阿易的面前展示出较好的东西，不如说是自己更在意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司朴是一个克服不了完美主义倾向的人。

就不写了，随便打开发件箱的一封，题目《傻丫头沉陷》，写着：

处在感情中的人，很容易慌乱。我是努力克服自己作为女人的弱性。有时候一天不听到声音，似乎今天很重要的一个节奏没有响过，有点寂静，有回音，就开始担忧。其实我知道你很忙，我也劝你不要惯我一个规律的习惯，似乎是总要每天牵挂的一个具体事。你该忙就忙，该搁置就搁置，我能理解。只是你一定是平安的很

好的顺利的,就好。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在这里喋喋不休,挺没劲的。日子很多内容,在你,工作和事业是大的比重,家庭和孩子是大的比重,我呢,也是一块比重。女人,很容易盲目上升,起码日子里无法排除所爱男子的影响,这真是挺不一样的。我因为心中使着很大的定力,所以有点怀疑,在为什么东西使劲?胡言乱语,都是给你换脑子,看着玩玩,千万别当真,真的假不了。

司朴一看时间,是两个星期前的信,好像是有两天时间没有联系,司朴有点心慌。写了这段,现在看来,司朴觉得自己一直是在充分体贴阿易的,害怕由于自己的原因让他心生不安。即便自己偶尔有点波动,也是尽快调整好自己。是啊,在为什么东西使劲?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状态,为一个生活中还能出现的爱情,还是为一个什么?总之,司朴使着很大的心力。这心力犹如一块浓厚有力度的云,架着她。

其实司朴是真正排除着有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她是从意识上就不在意阿易的家庭,也不是因为自己也有家庭的原因。在司朴的心里,阿易和她的感情就是感情,和其余都没什么关系,不会受到影响也不愿影响其余。只不过就是在平常相处的方式上要有一些忌讳和技术,彼此之间真是在很好地尊重着彼此的生活。

这不是刻意,是真心的。阿易在初期,迟迟没有往深处走,司朴当时以为他要的就是这种有距离的感觉,后来发现

其实也是在观察和了解她，后来终于发现司朴的与众不同，他说：这也是一种素养。对于现在的女人，能理解到这样的程度，太难了。

司朴想，和自己交往，阿易觉得安全。是啊，对于一个事业有成就的、孩子已经眼看要成人的中年人，又有着很重的责任心，前途广阔，他唯一缺的，就是一份激情。这是在家庭中早已消失殆尽的。而另一方面，他一定目睹了周边很多溃堤的事件，生活秩序乱得追悔莫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方面，甚至是如果不行，要保证的首先是现状，不能因为一个感情，毁了多年的建设，而且，这份感情迟早要消失的，两败俱伤是最蠢的事。

在司朴这一方，也是不会有更深一步的想法的，她只是爱他，在自己的心里留着一份随时能跌宕的感情。

她曾经给他写过一段话，是为了安慰他，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是特别希望你永远都是一个拥有幸福婚姻和家庭的人，我也永远会爱这样一个心底踏实并极有责任感的男人。男人这样会安静，会安心。有时候想婚姻走过来是很有勇气和定力的一件事，要冲破激情期，冲破烦躁期，冲破很多平凡、很多琐碎、很多困难、很多开心，到今天，都能获得安宁，彼此习惯，没有硬结。不用表演，

不用多说,宽容,放松,默契。虽然婚姻必定损失感觉,但婚姻的感觉却是要日积月累才能拥有的。也许有这个基础,自己的激情才可能成为激情。很多东西不能用错对来衡量,我是关注真实的人性。

智慧地想问题,是愉快的开放的事。假设我要和你再来一遍恋爱婚姻的过程,说实话,我肯定胆怯。一个是累,一个是那是要时间的,我不想花费时间添上很多别的过程。我只想关爱你,远远站在你身边,需要时我就来了。这也是责任,我需要你一生在我心中的热烈感,这是你的责任。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好吗?

这些就是阿易和司朴之间脱俗的方式。

相爱以来,司朴都是愉快和自持的,最近突然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具体原因,开始计较一些语言的细节和背后的含义,实际上是司朴在暗地里和目前的胶着状态自然抵制。是不是自己太多虑?自己也想像个简单快乐的孩子,神经粗大,没心没肺,她也讨厌内心灰头灰脸的女人。

所以司朴想明天不见了,害怕自己把短暂的见面时间搞糟了。这样的时间只有一次,在几个月前,有一天那么想念,知道忙,司朴是从来不主动要求见面的,不想打乱阿易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出门,路过一家音像店,进去挑几盘电影。小店在放许巍的《蓝莲花》: